



南窓紀事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為所蔽未有不為害

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為何等人是豈逢君之

欲託賤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

逸志數巡幸廣溫泉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

區署以瑄資機笑恃方為給事中詔總經度

驪山疏剔巖菽為天子遊觀此等事在當時

韋堅王珙楊慎矜之徒乃當任之瑄顧安而

不為耻考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

其所好耳可不慎哉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良



嶽以其地還民方其請內出圖本宣示宰執
吳相元中觀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
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
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間不知果能不
為瑄房耶

蔡寬夫侍郎在金陵鑿地為池既去土尋丈之
下便得一竈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竈間有
灰又有朱漆七箸其傍皆甍甍初不甚損莫
測其故也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
能盡去因集以為基址者甚多金陵蓋故郡

自昔亂兵多矣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
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也

葉景脩曰近延祐戊午年王眉叟真人於清湖
開元宮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椿打
入地然後于上立石及木椿入地丈餘不復
可打匠人掘示之下有地面及花臺魚池則
與此事相同也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東亦必屬藁其
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
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

相類初不過為文朱爾至黃魯直始專取古
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於工遂以名家
士大夫翕然 之方古文未行時雖小東亦
用四六世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亦務
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傳松鄉給事以水
餽同舍其東辭云蓬萊道山群仙所游清異
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冰
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棊也一座
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士皆習書有晉宋餘風

今有唐人遺蹟雖不知亦往往可觀宋朝此
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自好之者不習故工
者亦少勢使之然也歐陽文集載與石公操
推官書言嘗見其二石刻書字之怪議其欲
為異以自高公操即守石道今徂徠集中猶
見其答書大畧皆譎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
之一雖善如鐘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
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歐陽公復
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
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為斜方者為圓而曰我

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之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及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誠中其病乎守道字當世不復見說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為者即答書之辭觀之其強項不服下義設為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也

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自坡翁名思無邪齋德自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字公知前此固常

有是否荅曰非獅子吼寺乎葉公笑曰是也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宋因之石林公既為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考掇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曰吳程秉逮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大喜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鵠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給之輒能辨其

非世以為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符堅
從元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為設盛饌極
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美此答曰
皆好惟鹽味少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
人殺鷄以食之即曰此雞栖常半露檢之皆
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乃記而試
之無毫釐差咸以為知味與韓相白鵠事同
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也漢匈奴傳曰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稱之杜甫上韋

左丞詩丈人試靜聽又有丈人屋上烏而不
聞杜公為韋之婿也如此甚多柳子厚記先
友韓退之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
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來不問行
輩年齒泛相稱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時至
於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
反近於輕侮

為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為盛事李文
饒猷替記繡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南
節度本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

者况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嘗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者亦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啟紹聖中歐陽叔弼裴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啟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矜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

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兗州有嫠婦為其里人以偽券誣討田產訴于官凡十餘皆不得直及文定出來出郡而傳求龍圖初中甲第以廷尉評事知仙源縣初至官嫠婦又訟于縣求逮所訟與書券者驗其書蹟不類因窮治盡得姦狀里人既伏辜而歸其田產與嫠婦為一郡驚為神明李公聞之嘆曰吾為政於此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罪其嫠婦吾甚愧之乃

南齊書
以粟帛謝罪于婦而盛稱傅公于朝議者謂
傅公發摘姦伏固過人矣而文定之不諱其
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難也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_中平章事並謂之使
相唐制皆僉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勅尾存
其銜而不僉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相曹參
之徒嘗為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
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唐以來使相
之比也漢殤帝延年元年以鄧騭為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起於此魏黃權以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
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以假丞相
之類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文
官驃騎車騎將軍開府者皆為武官宋齊以
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為文散階雖三公三帥
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宋因唐
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同平章事遂以節度
使皆開府為使相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
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為之者准以為贈官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優朝廷敬異乃賜之

位特進位在三公之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
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後漢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
之稱無官秩定禮魏晉以後皆有之唐以文
散階元豐官制以為寄祿官亞開府漢武帝
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
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
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祥其赦天下內長
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
右曰詔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

仁愛之道見謂顯示是也顏氏之說雖比張
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
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史傳寫之誤
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
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而肆赦
所以見愛於其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大多
不知果有所據否歐陽公云讀書有不通因
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為解經者之弊此言
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呂文穆叅政餘慶與其弟正惠丞相皆晉兵部

侍郎琦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繼居顯位而家無餘財居無別業平日俸賜多以賑施中外隨手而盡故也家人嘗訴日用乏絕正惠公曰過得三日則更營三日生計如是足矣

秦漢以來方士言神仙莫不白日上昇後世小說所載往往而是然人未嘗有目見之者難以必其有無惟韓文公詩叙謝自然事曰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簫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滅

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據此等語則其自幼學仙而至輕舉衆所共見者昭然不誣近吳興陳湯求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回言數年前袁州一村氏女子自幼樂靜默常獨居一室中然初無他異至年十八九一旦其家聞空中笙簫之聲女子已在室中闔戶而坐須臾綠雲四合翕鬱其舍家人與觀者皆莫敢前經日半方散開戶視之已不見女子久之猶聞笙簫之聲在半空其事與謝自然相類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迦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所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為裁減或賜茶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且逮如唐人所飲不過草茶但以旗槍為貴多取之陽羨猶未有所謂臘茶者今建州製造日新歲異其品之精絕者一餅直四十千益一時所尚故豪貴競市以相夸也

呂申公為潁州通判歐公為守素不以文靖為然及與其子為僚見其學識已改觀矣時劉原甫王深甫皆寓都下四人日相從講學為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題賦詩申公得瘿本壺其辭曰天地產衆材匠者為之智梁楠與楹杙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員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瘿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姿賦象難取類槩括所不施鈎繩為爾廢大匠睨而往測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終不朽器剗剔虛其中朱漆為之偽軒漿挹酒醴施用惟其

利犧象非不珍金壘豈不貴幸因左右容反見謂竒異人之於才性未直遠於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操礪才無不可用在上所錯置。陋就其長皆得為良士執一以廢百衆工何有備是惟聖人心絕通天下志歐公稱賞以為有宰相器

錢塘閔注字子東家世以文雅稱善為詩有唐人風嘗賦松聲一篇云夢破松聲枕上聞睡魔夜半戰吟魂初疑夜雨連江岸乍覺寒潮上海門招引好風來古寺追隨月色下前

村晚行欲問聲來處鬱鬱蒼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

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吾不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頭以寬章輔至平手緘之題曰齋誠密記其詩藏其曾孫益孺處

用小粉牋字札極草。按實錄自慶曆元年
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
三公俱為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
道遠矣而告人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
告

彭資器尚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其
父並為郡吏而公少相從學彭公既魁天下
聞報之日太守即喻其父使罷役且以已所
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還家鄉閭以為榮
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以為狀元熊

孔目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
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
是一郡歆艷家益衆

仁宗朝京東有劇賊執濮州通判并淵縱掠時
蔡子正尚為小官建言宜如漢高元不以劫
質開奸路急捕繫之朝廷從其言賊黨遂壞
散自是才能顯其後江西廣東福建路盜
賊稍起至千百為群公然 鎧甲擁旗鼓肆
為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復建言請嚴勅所屬
共除民患時執政者記其前言因就付以其

事遂除江西提點刑獄子正至部首下令民
有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其原罪於是競自
歸納前後得六萬餘擇其精者給巡捕吏兵
賊氣已奪先是群盜常恃衆恃兵仗以販魚
為名挾鹽以賣子正復令販魚者齎鹽不及
二十斤衆不至五人不得持兵皆為良民吏無
得問者自是人情大安盜亦消弭子正迄為
民帥

傅獻簡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御榻前論事是
是非非正色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

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
及出為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所親或問
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為郡謂當時有
所縱捨以自表見奈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
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
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土行守土之職此古人
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嘆服
司馬溫公嘗郡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
者人所難能也吾於欽之畏也康節曰欽之
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亦為難矣世

以為知言

魏鄭公言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而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予嘗愛此言最切於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考其實未有不於私其身者也宋盛時士大夫立朝論事往往信道任誠粲然如骨肉之相與識者以為美談予聞故老道一二事太宗平晉之初以并州交城縣地勢險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鐵之饒建以為大通監領交城綿上二邑大中祥符復廢

為縣呂猷可嘗宰交城以為宜復為監即利害奏聞而自請就為知監任興復之事且言臣於審官院差除已合入通判資序若朝廷允從所請即於臣別無僥倖

客至即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為湯飲客或者效之予謂不然蓋客坐既久恐其語多傷氣故其欲去則飲之以湯前人之意必出於此

不足為嫌也

南窓紀談終

南窓紀談終



